

赤穂四十七士傳

上

| | |
|------|---------|
| 内閣文庫 | |
| 番號 | 和 25144 |
| 冊數 | 2 (1) |
| 函號 | 158 46 |

46

| | | |
|------|----|---|
| 内閣文庫 | | |
| 五八 | 二五 | 和 |
| 函 | 一四 | 書 |
| 架 | 二四 | 類 |
| | 號 | |



嘉永庫成新鐫

佩弦齋雜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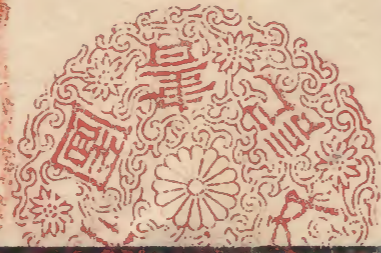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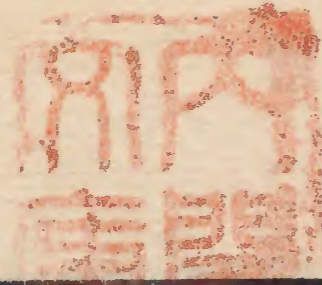
水府

佩弦齋藏版

佩弦齋



佩弦齋雜著



序

張子房為韓報讐古今所稱而其所用則不過一力士其器則不過一鐵椎可謂微矣然以此鼓盪正氣震駭天下若霹靂下擊而巔崖摧破也若春龍奮蟄而天地晦冥也若洪濤鼓怒而山嶽搖動也英風烈節凜々乎不滅真足以激頑而立懦矣厥後數百年而隋有沈光麥孟才為煬帝報讐蓋後乎子房者僅有此而已矣前乎子房者亦僅有一豫讓而已矣其至誠報國前後如一而事之不成亦前後如一然其所以

報國奇難登

序

一



以本生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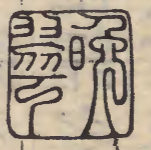
名山

國

伊弉利齊奈著 戶
奮而不顧者以天地之大義不可廢而其所以
振耀古今者亦以此歟我 神國風俗之美
冠絕宇內忠臣孝子照耀簡冊者何限應仁以
降海內分割亂臣賊子熊據鸕視風俗之衰壞
極矣然忠臣義士亦未嘗絕遠乎我 東照公
殲鋤亂賊灑掃疆土廼崇尚心學獎勵節義培
養扶植涵漸浸漬百有餘年而有志穗大石氏
之事其忠義之盛超世無儔可謂偉矣延光嘗
讀義人報讐二錄考其所為蓋子房諸人以至
誠決之大石氏以至誠忍之惟其決之也速是

以不成惟其忍之也堅是以克成成與不成固
不論也然大石氏能忍於痛憤不可忍之日而
調馭剛銳不能忍之人以蒞於持滿之後其用
心之苦有不可勝言者而其超軼古人亦不待
論乃叅據諸書以作之傳又作四十餘人傳以
附於後嗚呼一國有難而無一忠臣謂之一國
無人天下有變而無一忠臣謂之天下無人天
地之大義廢也今以赤穗之小而有人如此益
足以見 國家隆盛正氣滂沛則其英風勁氣
所以激頑而立懦者蓋 神國之光非一國

之華也四海所慕婦豎所知何待此編然吾將
旁求廣集以備史氏之采擇云耳
文政己丑秋九月青山延光叙於礫川邸舍



弟延昌書



赤種四十七士傳序

近古虫義之烈莫赤穗諸亞過焉而南
時議論紛紛雖儒生學士或不收稱其
不義鳩榮室氏慨然著義人錄遂以稍定
其功偉矣厥後義人之名彰明較著雖
童僕婢尚能飽聞而厭道其未泯稱義士
不同可知為四十七士稱四十七士又
知為赤種法也然稗官小說或傳深淺
之說能優旌劇又從而附言其事其
顯而其實漸晦余友青山伯始以書

嘗觀舊聞收造說藝志穗四十七士傳其
 本末如於鑿之可激而其忠精義事如眾
 雲五目者凜之共之照映于簡冊之間其
 名實俱顯矣蓋伯姬之功与鳩巢亦先後
 而叙事行文之力或較焉夫士不幸處臣
 子之至變於強常何如乎誠於成仁取義
 俯仰無愧於天地鬼神之靈也我何有於
 自下之及也為觀之一言一行之美於心
 使于埋滅亡傳况若志種法重之士等之烈
 乎嗚呼當時仕亦穗之君食志種之粟考

何以四十七人升乎百年廣也稍喪一
 旦變起矣夫鳥窠結存恬不知怪是
 義人所以痛恨深惜也今者距志種之事
 又復百餘年風俗之變曷可勝言世之
 凌劫傳世苟此尚友其人尚仁之志又此
 察伯之用心有所因以觀或真則則之
 以補其名教豈淺之乎哉伯如激余序余
 子志于盛承不以其不嫻文辭而存之云
 尔天保甲午之冬水戶藤田虎序并書

佩弦齋雜著目錄
 赤穗四十七士傳
 刀劍錄
 名花有聲畫
 南狩野史
 三藩事略

佩弦齋雜著目錄

赤穗四十七士傳

刀劍錄

名花有聲畫

南狩野史

三藩事略

| |
|---------|
| 三新書 |
| 佩弦齋文 |
| 佩弦齋書 |
| 佩弦齋詩 |
| 赤穗四十七士傳 |
| 水府 |
| 青山延光伯卿著 |

赤穗四十七士傳

水府 青山延光伯卿著

大石良雄子良金

大石良雄播磨赤穗人藤原秀鄉之裔也世食近江大石莊因氏焉○甲斐名勝志云大石氏之先甲斐大石村人誤矣莊枕湖高山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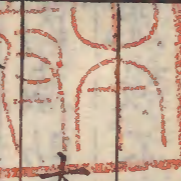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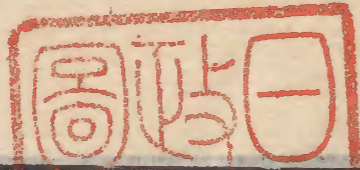
圍人多驍勇經亂世而不被兵後屬足利氏應仁之亂

閩族戰亡有小山久朝者大石氏之同族也其父曰大

膳大夫事足利持氏列士報讐錄持氏敗死結城氏朝奉其

二子據城大膳大夫從在城中城陷死之結城戰場久

朝落魄居京師莊民迎以為嗣冒大石氏後為織田氏



所滅父朝玄孫良信事豐臣秀次秀次敗屏居大石生

內藏助良勝即良雄曾祖也報讐錄幼時為浮屠弟子然

不欲披剃逃至江戶事采女正淺野長重元和元年從

長重戰於天王寺獲首級義臣傳本朝諸姓系譜後為國老食一

千五百石及長重子長直改封赤穗從徙焉祖良欽襲

稱內藏助父良昭稱權內早死○良昭母鳥井氏左近忠勝女彦右衛門元忠

孫也忠勝子忠豐仕我藩良雄將復仇贈畫軸為別今藏於家良雄年十五襲祖祿稱

內藏助事采女正長友及內匠頭長矩為國老性寬裕

沈毅不為齷齪自用報讐錄栗山願撰忠義碑時人罕能識也長矩

亦疎之蘭洲瑣語雖在要職於事鮮預報讐錄忠義碑而良雄不以

介意常韜晦不露人皆斥為癡瑣語元祿十四年三月

詔使來江戶幕府命長矩接伴是日上野介吉良義

典辱長矩於城中長矩大怒手刃之俄為旁人所抱持

義典被創不死長矩坐大不敬即日賜死國除弟大學

長廣遣人葬之泉岳寺幕府命長廣屏居私第遣使

収赤穗城邑時良雄在赤穗聞變之日會群臣於城中

來會者三百餘人義人錄報讐錄良雄謂眾曰主辱臣死吾輩

固當死顧社稷雖滅有介弟大學君可以奉先君之祀

當是時扶傾繼絕責在吾輩要當以死請幕府為先

君立嗣而幕府不許則與此城俱亡耳用事臣大野

君立嗣而幕府不許則與此城俱亡耳用事臣大野

九郎兵衛曰不可、搃城以請、是要上也、一得叛名玷辱先君、將奈之何、良雄曰不然、士所守惟義、士而無義、不可謂士、今臨大節、不以大義自任、逡巡澀縮、畏死苟免、無耻甚矣、天下聞之、將謂赤穗無人、此亦辱先君也、義人錄大野遲疑不決、良雄反覆辨論者數日、大野不能從、良雄迺引奧野將監原元辰等議之、皆奮然曰、此城者非祖宗之所築耶、今君亡而讐不死、讐又不易報、則此城決不可去、若先君之後果不可立、則死於城可也、不得已而出城、則死於花岳寺亦可也、良雄壯之花岳寺者、淺野氏之墳寺也、堀部武庸筆記元辰惡大野不義、叱而却

之

堀部武庸筆記

良雄乃遣多川九左衛門月岡治右

衛門於江戶、就受城使陳請復會衆議城守、

義人

大野

倡為逃計、衆多從之、

報讐

會者僅五十五人、良雄曰、藉

令一國齊心、猶恐不能支一月、况今離貳如此、何以能

守、不如待公使至、以此意自陳、然後相與自殺城上、以

明殉國、衆然之、遂刺血盟誓、

義人

四月多川月岡至江

戶、受城使既西、乃與藩僚安井彦右衛門藤井又左衛

門謀詣長矩外親采女正戶田氏定、致良雄言曰、竊君

有罪伏法、臣等謹服命矣、但聞訃之日、群臣以為竊君

賜死、由吉良君之死、既而聞吉良君無恙、群臣皆曰吉

良君尚在吾等何面目而出城必死於此臣等非不懇
 諭奈田舍人不知國法何然後止欲自刃以殉國耳非
 敢怨上也願明府善處之使衆情有所少伸則臣將率
 衆而退敢布腹心氏定曰不可群臣不去城適足累大
 學也乃作答書令二人還國諭良雄精義錄義人長廣
 亦使二人諭良雄去城二人還報良雄密謂將監等曰
 吾嚮戒二人勿與大學君相聞而二人不從事已至此
 若不去城似有所咨稟者大學君之禍不測而淺野氏
 之後絕矣為先君効死而不能全先君之後安在其為
 忠也吾等今日之策不得不棄城以紓大學君之禍異

日大學君若得奉先祀而吉良氏獲罪則與俱伏刃以
 殉先君大學君僅得惠赦而罪不及吉良氏則直斬其
 頭以報先君耳將監等從之堀部武庸筆記良雄乃會
 衆謂曰有故更議輸城諸君宜解去既退從容諭衆曰
 諸君去國豈無死所哉衆或曉其意而罷報讐錄然是後
 衆益喪氣大野遂逃亡義人錄時公使將至鄰國皆出
 兵境上備變闔城恇擾民庶騷然良雄日與吉田兼亮
 及元辰坐解舍接見吏民應對四方簿牒盈案剖斷如
 流事無壅滯城中賴寧人始知其有材幹焉報讐錄忠義碑瑣語
 先是大野用事專務聚斂怨讟紛然至是良雄悉償長



矩所嘗借財貨國人大駭以為國猶有人間田次筆會堀部

武庸等至自江戶皆不服輸城之議良雄徐諭之武庸

等乃悟而止堀部武庸筆記及公使至脩橋除道候迎甚謹自

城儲庫積文武諸器以至錢鈔租稅之微具備文簿莫

不明較報讐錄忠義碑良雄見目付荒木十左衛門柳原采女

於城上具述淺野氏勲閥請為長矩立嗣言甚切至二

人曰諾吾當為卿哀訴良雄退謂眾曰吾固知公使之

言不可恃以為信然所以不死於此者以我心事未伸

也公使有以驗於他日矣是夜二人招良雄賞其舉措

詳慎尋還江戶荒木遣人報良雄曰吾既踐前言矣義人

錄良雄遂往京師居山科冒外家氏稱池田久右衛門

寺坂信行筆記密與同盟謀復仇眾變名韜迹東西往來相為

耳目久之人無知之者寺坂信行筆記初赤穗之滅人懼

其有變前車後語集及良雄棄城去人恠之以謂義兵必不

得免眾聞之或謂物議如此宜早圖之良雄曰吾輩舉

事固自有時何憂時論之誼騰乎堀部武庸筆記十一月良雄

往江戶謝荒木氏堀部武庸筆記堀部武庸與田重盛

來謂曰請以明年三月為期不然託言大學君遷延歲

月僕深愧之良雄曰得時輒發何必三月武庸曰僕請

以三月為期者欲及先君忌辰雪讐耻也且不立期限

將何以奮良雄曰善尋還京師十二月義共致仕子義
 固嚴祿武庸等奮然以為幕府不復罪義共可以舉
 事矣遺書促良雄良雄以長廣猶屏居不許衆或憤激
 欲先良雄舉事堀部武庸筆記明年春良雄遣兼亮統領江戶
 同盟堀部武庸筆記且諭之曰吾忍恥至今為大學君
 也而幕府未有處置吾必待之三歲猶不獲命則決
 死耳堀部武庸筆記又遣前原宗房神崎則休詐為商賈伺察
 讐家動靜時彈正大弼上杉憲綱遣家臣守義共宅嚴
 設警備憲綱義共子也良雄聞之令宗房開肆義共宅
 側以便出入又聞憲綱使人伺已乃佯狂昏亂每遇人

則曰吾病且死將及今樂餘生矣義人錄自是遊蕩無度
 白晝披僧衣携妓縱飲於市或聚傭夫擣蒲讐家聞之
 防備懈弛報讐錄七月幕府命赤穗宗室安藝守淺
 野綱長綱長廣於安藝良雄於是決意復仇而衆往往
 失望意氣沮喪漸與良雄絕良雄欲聚同盟而東同盟
 方散處近國八月使貝賀友信大高忠雄往而謝之曰
 大學君今廢事不可為與卿等結盟無益因悉還盟冊
 以試其誠偽衆或責二人以大義或有喜色良雄擇其
 忠純者告以其計皆相次赴江戶奧野將監等逃亡十
 月良雄遂率同盟至江戶又變姓名曰垣見五郎兵衛

衆日夜往視義興宅按道途遠近預定進退部署之處
 及其所以拒上杉氏援兵者甚熟義興適以疾遷上杉
 氏第良雄擇衆中少年分為四次每夜往反吉良上杉
 兩邸之間以察人出入寺坂信行筆記義興人錄會義興將招客設
 宴以十二月十四日還家良雄急警同盟以十四日夜
 發初良雄之去赤穗竊取長矩藏金萬餘兩自隨人多
 汚之而他日義興之需皆取資辦至是為簿具錄之遣
 人送之長矩夫人許以明無所私也義興人錄報讐錄十四日夜
 與同盟四十六人會堀部金丸舍張飲至夜分衆各就
 同盟僑舍在旁近者解裝更服會良雄於堀部武庸舍

參取寺坂信行筆記野寺秀和書簡義興人錄衆皆衷鎧甲戴兜鍪著韋服如
 救火者狀攢擔弓槍長梯大槌從之各持小笛以為號
參取寺坂信行筆記義興人錄報讐錄約曰事若不成縱火自刃二老畧傳乃分
 衆為二進至義興第前後大喊梯屋排門而進良雄自
 前門入子良金自後門入呼曰淺野氏遺臣來報主仇
 欲禦者出舉邸駭愕不暇禦衆爭突入奮槌破戶聲如
 剖竹家衆多竄避不出比至寢室義興已逃衆以手試
 牀蓐微暖皆曰人去未久急搜室中者數四不能獲參取
寺坂信行筆記義興人錄報讐錄焗巢小說兼亮等聞側房有人聲排戶而入
 有三人亂擲磁器烏炭拒之衆前後圍逼二人翼蔽一

人奮鬪而死一人挺小刀將鬪間光興揮槍鏃之武林
 隆重從旁擊殪之衆疑其為義央乃驗其尸著白襯衣
 肩有刀痕衆喜曰得非先君之所手擊邪良雄令光興
 斬其首執門者問之果義央也參取義士書簡堀内重
 勝聞書報讐錄○義人
 錄曰衆見厨傍有室彷彿有人聲外施金鎖若人未嘗
 入者衆曰此有謀也以斧破之果有三人匿其中衆喜
 曰賊在此乃趨之相戒曰試以鎗擊地有陷窅不可知
 衆輒入其一逆衆奮戰以死一人走一人縮首伏匿
 於什器之間衆引出之罵曰鄙夫汝知上野君所乎知
 則告我我故汝不然我殺之不應又問又不應問光興
 怒以槍突倒如六十許人著縞在中皆曰此豈上野君
 邪夫疵在乎視之裸而視之果在武林隆重手刃之
 乃吹號笛聚衆寺坂信衆喜極號哭鳩巢索義固不出
 良雄命以帛裹義央首懸之槍竿率衆而去入無緣寺

寺僧不內良雄曰嚮去吉良氏忘視火恐致火災貽禍
 鄰里使人往灌竈爐義人遲明赴泉岳寺預作連名狀
 二通一則留義央外廳一則途遣兼亮及富森正因齋
 詣大目付伯耆守仙石久尚請罪義人錄比至泉岳寺
 讐家無追躡者良雄請寺僧閉門祭長矩墓焚香羅拜
 乃出長矩所嘗賜匕首擊義央首者三衆皆拜泣義人
 石良雄使寺坂信行赴安藝以復仇事報長廣寺僧引
 衆給粥良雄在座默然無言寺僧望而畏之少年之徒
 劇談無所顧義人適有人因門者贈酒問之則舊僚高
 田郡兵衛也衆怒曰鈍夫不足污吾刃請踏殺之良雄

曰殺彼何益不受其贈可也衆乃止堀内重勝聞書幕府命

召良雄等於久尚第訊狀良雄應答如流已而分拘良

雄等於越中守細川綱利隱岐守松平定直甲斐守毛

利綱元監物水野忠之之策良雄與兼亮等十六人赴

細川氏義人錄報讐錄綱利夜見良雄曰卿等舉事一何神也

今在我家何待防護然奉上之法不得不然卿等勿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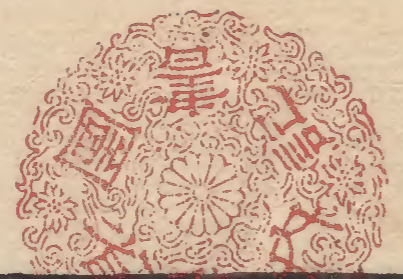
爲意乃令家臣中瀬豐長等善待良雄堀内重勝聞書

傳豐長即十餘歲時報父讐者也祖徠集堀内一日幕

士天野彌五右衛門來見良雄曰世人之勇盡客氣也

至子之勇毫無輕躁之氣不可及已鳩巢小說○明良

洪範曰長矩之斫



義典刀中帽簷是以不甚傷天野彌五右衛門嘗訪義

典請其帽觀之笑曰此活君者非鄙諺所謂帽爺邪義

其無勇也明年春常憲公語人曰有國家者亦太

苦心赤穗諸士忠義激烈近世罕儔殺之固可惜不殺

則廢法如之何續明良洪範五美談遂以二月四日賜死荒木十

左衛門等來細川氏第見良雄勞問如平生深祕錄乃

傳命於衆良雄再拜曰臣等自分極刑今也賜自盡死

且不朽荒木曰幕府既罪吉良義固無狀褫祿錮之

良雄拜謝堀内重勝聞書深祕底錄將就死顧旁人曰公命有聚

徒結黨之語而吾等皆委質寡君同志報仇恐不可謂

之朋黨乃微笑而起死時年四十五義人錄蘭溪見聞錄良雄忠

義天性粗涉書史酷好論語諷讀不倦底源祕筐嘗遊京

師受業伊藤維楨一日往聽其講書時時微睡及去衆

詈其惰維楨曰小子勿妄謗彼非庸器必能堪大事其

見推許如此先哲叢談○案此說諸書所不載未知是

其不淵源於維性頗好畫時或揮灑自娛又愛牡丹嘗

與所親書評論花品見者賞其風流蛻岩少時嘗從山

鹿氏學兵法及舉事悉用其法算無遺策太宰純四而

進退以禮恭敬辭遜至死不變有篤學君子之風義人

初其在京師也堀部武庸等與書曰吾等既食先君之

祿宜死先君之事至於大學君之存亡非所宜憂也今

不為先君報仇而唯大學君是憂天下其謂之何良雄

諭之曰今國家既滅而先君之後未絕者以有大學君

也大學君方屏居於家而僕有所待者亦以先君之後

未絕也當此時吾輩一旦報仇則上杉氏必將甘心於

大學君以洩其餘忿是使先君之後無遺類也今為先

君報仇忠則忠矣然繇此絕先君之後僕不忍為也堀部

武庸及長廣錮於安藝遂決意舉事然深戒輕舉妄動

隱忍不發竟能一舉而成其志議者躉焉斟酌諸良雄

與衆遺信葬長矩墓側府下聞之往吊者填湊成市所

遺戎具人爭傳之義人錄天下翕然稱其誠節一時文

人或著論非之春臺集常山隨筆而良雄之名益顯其偽寓之

地如山科人猶呼其宅址曰大石屋敷都名所圖會幕府

既賜衆死流其子於伊豆大島良雄三子良金祖練祖練

提精義錄良恭良恭野考祖練為僧蚤死良恭稱大三郎及

常憲公薨釋長廣還江戶良雄及諸士子並自流所還

明年賜長廣祿五百石正德三年安藝守淺野吉重召

良恭授一千五百石報讐錄族人收良雄戎具瘞之大石

莊樹碑其上忠義碑准后藤原公諱家為書其額曰忠

義碑澹泊集○摘窓自語曰准后家司進藤長富良

在復故不許良雄將東行就借百金長富不知其志

長富驚而啓櫃則盡遺物也題云贈某某長富大悔

良金稱主稅幼而爽邁有志氣錄人良雄授以論語深

錄底年十四有赤穗之難隨父至京師明年良雄送妻

及幼兒於但馬豐岡託妻父石束氏呼良金謂之曰人

生十五曰成童始學今汝年及此吾願汝留意於汝父

之言人道莫大於義義莫重於君臣汝父受國厚恩義

當以死報汝雖未事國受祿然飽食煖衣優遊歲月是

誰之賜與汝獨不念捐生以報先君乎吾勸汝死實所

不忍然人誰不死苟以不義生遺臭千歲孰若以義死

流芳後世此吾所以深愛汝也汝若不聽宜隨母赴豐

岡徒相從於此無為也良金曰大人何出此言雖兒亦

知大義之分、不忍棄父背君、取不義之名、願與大人俱死、使天下後世有以稱父子殉國之義、良雄隕涕曰、真吾兒也。錄義人一日良雄又謂良金曰、汝之初育也、先君親臨我家、見汝、賜以佩刀、汝四五歲、召見、問所欲、汝請賜馬、先君命出厩馬、令擇而取之、先君愛汝如此、其厚也、汝慎勿忘、良金益感奮。底錄無幾、加首服。堀部武庸筆記

○義人錄曰、良金赴江戶、至河崎驛、加首服、誤矣。十月與間瀬正明、大石信清等先父往江戶、變姓名稱垣見左内。寺坂信行筆記及嚴吉良氏力鬪過人、室中有竇、其中闇黑、衆相視不敢入、良金從後至、直躍而入、其勇敢如此。錄義人從衆至泉岳寺、及

日午時、有人傳上杉氏兵至、良金曰、此必浮言也、彼若欲擊我、何待日中、良雄曰、然、但慮變者不當如此、於是衆皆礪刀、良金亦礪刀、顧寺僧曰、公等嘗入戲場觀木偶人鬪乎、上杉氏若至、吾輩奮鬪、不在偶人下、公等視之、亦一壯觀也、上杉氏果不至。精義錄是日至仙石氏第、目付水野小左衛門問衆孰為良金、良金進曰、某在此、問年曰、成童、水野曰、其聲與年相若、然甚長大、若壯年人、可謂奇男子。錄義人因顧良雄曰、子有好兒、一座為之飲、錄報喜及衆就囚、良雄先往、呼良金謂曰、吾不復見汝、往時所與言者、汝勿忘、良金曰、兒何敢忘之、已而

良金與衆赴松平定直第定直見衆勞之間良金曰卿有母若弟邪對曰臣有母在但馬有二弟皆幼隨母臣自去京唯讐是圖不暇念母今日始念之哽咽久之定直不忍再言而起義人錄參取介石記一日或問良金曰貴國之士豈止四十餘人哉其餘如何良金曰士人非不多願好酒者甚少好諧歌者甚多柔懦不足用耳雜林良金適病定直饋以美食辭而不食人問其故良金曰吾奉父教不敢失墜以至死則吾事畢矣刀將在頸何宜養口腹且聞身體豐肥至死極醜所以不食也江戶及賜人說死定直與衆訣別謂良金曰卿母聞卿父子皆死當抱

無窮之悲官法不許為傳書有所遺言具告執事寡人令趨達之良金曰臣父誠臣萬一有恩命寬赦同盟吾父子義當自刃以殉國汝若違之吾死怨汝今也賜死最稱所望雖獨念母不能忘情然去京之日自知無生理與之辭訣而去今復何言明府哀憐至此死不敢忘定直為之隕涕左右竦動死時年十六義人錄

吉田兼亮子兼貞

吉田兼亮稱忠左衛門家世仕赤穗深秘底錄兼亮軀幹魁梧堀內重勝聞書彊敏絕人寺坂信行筆記事長矩為足輕頭兼郡代食二百石赤穗分限牒及國難作鄰國皆出兵備變一日

兼亮率步卒巡警城中、會高松士竹井金左衛門詐為
傭夫入城偵探、兼亮遇之路、熟視欲捕之、竹井進曰、我
實鄰國謀者也、請自殺、兼亮笑曰、士各為其主、何傷也、
吾輩為寡君守城、而寡君罹禍、社稷無主、受命何人而
去之、臣子之分、但當待公使至、自刃於城、以殉寡君耳、
我若為守禦之備、則城中形勢固不可使外人窺、今也
不然、何必拒卿、廼導之周觀城中、竹井問同志之士有
幾、兼亮取名簿於懷示之、竹井又問子為誰、兼亮曰、卿
冒死偵探、欲得事情以報其君、吾察其苦心、故成其志
耳、我名固不得告人、卿名亦不欲問、且我既在鬼錄、何

以名為乃書法、號授竹井、送之出城、

讚陽盛衰記○本
書載此事、不詳其

名、但謂不出吉田富森磯貝三子之外、然兼亮
之告土屋氏、語意與此相類、故今姑係之、兼亮
明年春

良雄令兼亮代己赴江戶、兼亮曰、願會同盟、面
相約結、然後發、良雄然之、移書招集近國同盟、
會議數日、乃發、路過伊勢、禱於大神宮、及至江戶、
自稱兵家、變姓名曰田口一真、或稱篠崎太郎兵衛、
倡率義衆、覘伺仇家、用心尤至、頃之人、或傳上杉氏
勸義、與避仇、米澤兼亮聞之、每夜率同盟伺其家、
欲乘其出、狙擊之、而義兵不果、行、良雄至江戶、
衆復盟於其舍、兼亮書卷首曰、吾輩臨事部署、或鬪或守、
要當齊心、即守門者、何減斬讐、守者

勿輕動鬪者勿沮縮衆歎伏寺坂信行筆記將嚴讐兼亮遣人

告比鄰土屋主稅曰赤穗遺臣將嚴讐家恐駭動近鄰

然以義相許武夫之常君幸縱吾輩以成其志主稅許

諾鳩巢小說兼亮乃率衆入自後門揮槍殺二人寺坂信行筆記衆

索義央不獲呼曰仇人安在豈逃去歟兼亮厲聲曰卿

等徐之天明不獲終日索之衆復爭奮遂獲義央鳩巢小說

而衆無識者兼亮曰豈有卑賤之人而著白襪衣者耶

衆乃知其為義央寺坂信行筆記兼亮復遣人謝主稅而後去

鳩巢小說良雄遣兼亮及富森正因持具名書造仙石久尚

既而在細川氏邸一日謂旁人曰我身體頗大他日就

死若得以大布囊盛尸不露醜態則幸也吾至今猶齋

金者將以充其費耳死時年六十三堀内重勝聞書兼亮有文

學好和歌深祕篋底錄嘗從近藤源八學兵法及國滅源八

不應義舉兼亮曰吾將有為何暇擇人乃就源八終業

遂之京師與良雄協謀報讐錄良雄愛其誠懇委以心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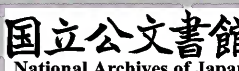
後赴江戶每過古戰場徘徊矚望慨然賦和歌或圖寫

其地形而去及舉事規畫多出兼亮衆咸服其精敏寺坂

信行筆記子兼貞

兼貞稱澤右衛門從父在江戶稱田口左平太同死訖

時年二十九參取寺坂信行筆記義人錄



原元辰

原元辰稱總右衛門事長矩為足輕頭食三百石赤穗分限

牒義人錄○深祕篁底錄云初仕近江守京極氏從在江戶會變作元辰率部

卒收詔使館什器事出倉卒眾皆錯愕元辰從容指

麾聚舟於道三槁運之頃刻而畢觀者嗟賞即夜馳赴

赤穗告長矩死堀內重勝聞書從良雄會議於城中大野九郎

兵衛建異議元辰進曰闔座服大石氏議而子獨不服

今日之事何得曠日子宜去坐聲色俱厲大野懼而起

其徒皆避去參取堀部武庸筆記堀內重勝聞書良雄既去國將赴江戶

適病疔不能發乃使元辰先往堀部武庸等素服元辰

義勇傾心謀議數月西還路詣大神宮禱焉堀部武庸筆記是

後元辰居大坂兼亮往江戶小野寺秀和從良雄在京

師三人同心助良雄義盟賴以堅義士書簡再赴江戶變名

姓曰和田元真或稱前田善藏寺坂信行筆記死時年五十六

子辰正後仕安藝食二百五十石為槍奉行淺野考譜

小野寺秀和子秀富

小野寺秀和稱十内祖十大夫始仕赤穗父曰又八秀和

書簡秀和事長矩為京邸留守居食百五十石赤穗分限聞

國變不告家人寮甲赴之尋還京師秀和書簡良雄屢會其

家良雄書簡明年赴江戶變服為醫稱仙北十庵或稱又四

郎手坂信行筆記○慶長中有小野寺遠江守者食出羽仙北黨上杉氏而敗見烈祖成績秀和稱仙北氏蓋有與寺井玄溪書曰吾輩竭心義舉忘寢與食而仇家動靜不過傳聞以之舉事固非萬全之策然與其遲疑淹緩以沮義氣曷若踴躍奮迅以決死鬪至於成敗當委之天耳若夫前年以來東西往返隨事辦理尋匿大坂為衆所倚者原氏是也遠來江戶艱難辛楚志不少撓諸年少率皆剛銳不能忍而能統率撫馭之以有所待者吉田氏是也在京師則進藤小山之徒號為大石氏腹心而彼皆一旦邂逅於是僕獨與大石氏率同盟而東然則原氏結盟於大坂吉田氏率衆於江戶大

石氏倡義於京師而僕亦與有力焉此數人者同憂共患志氣如一足下所知然亦不得不為足下一言之義士簡京師人聞諸士復仇皆曰秀和必在其中既而果然死時年六十一義人錄秀和好文學義人錄深從伊藤維楨遊崎人傳○義人錄曰秀和在母多川氏年九十維楨及子長胤作詩賀之古學集紹述集母氏據秀和書簡維楨生平未嘗作壽詩獨為秀和作有老萊孝思誰能識膝下猶呼為小郎之句古學集蓋重其人也尤好和歌雖流離迫鬱之際吟詠不輟風流醞藉有作者風崎人傳其赴吉良氏也賦和歌曰和寸禮免耶毛毛瑯阿抹禮流騰志遠邊

天都迦閉志與與儂幾美我奈佐計遠秀和書簡 畸人傳子秀

富

秀富稱幸右衛門本姓大高氏忠雄弟母即秀和姊也

秀和子養之秀和書簡 義人錄從在江戶稱仙北又介寺坂信行筆記

及嚴吉良氏秀富素聞其臣多好射者直進入閣斷其

弓弦人服其敏死時年二十八秀和書簡

堀部金丸 子武庸

堀部金丸稱彌兵衛亡其系出為人慷慨有氣節寬文

中因人請淺野長直曰臣竊欲委質明府而臣無他才

藝所學惟書明府幸憫而祿之長直以為右筆一日命

之書金丸辭以不能有司恠而問故對曰臣雖微賤累

代仕族唯臣不肖無由求仕然士之子而不能為士臣

深恥之嚮以書進者詐耳臣自知欺罔之罪當死然一

日得為士可以見父祖於地下矣所以欺君而不顧也

素志既遂死自其分請速賜死辭氣壯烈一座竦動長

直憫而釋之金丸感其恩遇深自淬厲卒為名士明良洪範

長直據堀內重勝聞書○本書為長友誤通兵法善用長槍精義錄深長友

愛其勇授三百石長矩擢為江戶留守居堀內重勝聞書居家

節儉常自洗馬義臣傳子某年十五將手刃人反為所殺

其人逃去金丸提刀追及斬之參取窓能須佐及長矩



死金丸業已致仕與子武庸俱預義盟二老略傳有大石無

人者嘗事長矩與金丸相善至是請預盟金丸曰卿子

既仕他藩而卿欲為舊君報仇可乎無人乃止與其子

某俱伺吉良氏動靜報之金丸後金丸在細川氏第一

夕既寢忽作發矢聲允射遠者作聲以助其勢謂之矢聲旁人相謂曰此

必金丸也金丸雖老勇氣未衰激勵至此一何壯哉堀內

重勝死時年七十七報讐錄精義錄○子武庸

武庸稱安兵衛金丸養子本姓中山氏報讐錄越後長岡

人其父事駿河守牧野氏報讐錄曰事信濃守武庸

驍敢重節槩去遊江戶學擊劍一日舅菅野六郎左衛

門舅姓名據報讐錄來謂曰友人怒我尅期會鬪我將赴之請

以家屬相託武庸曰舅將赴死吾奈何坐受遺託乃與

俱至高田馬場仇呼曰單身決鬪何須救援菅野獨進

鬪須臾仇二弟皆進武庸怒挺刀突前盤旋縱擊斬其

二弟俄而仇奴從後來擊中帶武庸轉身斫之應手而

斃願菅野及仇則皆已被數創困乏即截仇頭扶菅野

至某侯別墅排牆而入有邏卒詰之武庸具告卒曰創

甚不可活令自盡可也菅野遂自殺卒感武庸義勇為

買棺斂尸助武庸權窆之武庸復過鬪處路人環觀如

堵武庸混衆中觀仇家來收尸路人已下仇父見屍血

狼藉流涕曰、四人同死、猶使豎子生還、何也、武庸繇此知名、金丸愛其勇、欲子養之、武庸辭曰、吾不欲冒人姓、金丸乃白長矩曰、主君聞高田之鬪乎、武庸勇烈無比、臣既喪男、欲養以為子、而彼不冒異姓、然臣必欲得奇傑之士、以供國家之用、願使彼稱其本姓、以嗣臣家、長矩許之、武庸曰、君臣好士、乃爾、吾何敢辭、乃許諾、居三年、武庸歎曰、於我足矣、始冒堀部氏、金丸大悅、白之長矩、長矩歎羨、二老略傳○報讐錄曰、武庸因金丸求仕、金丸薦之、長矩久不見舉、謂武庸曰、金丸無子、子必欲仕、何不為吾嗣、武庸曰、請謀之所親、金丸作色曰、子不能自決、勿復言、武庸謝曰、冒姓獲祿、非我之志、而君之於我、必有取、請得稱我本姓、金丸可之、即席結為父子、注載一說、又異、憲能須佐美曰、武

庸學槍於某、寄食其家、一日舅招武庸謂曰、我與友人決鬪、汝勿助鬪、我以妻子託汝、武庸曰、舅行矣、幸力鬪、決勝、明日舅赴鬪、處仇率十餘人來、擊傷其額、武庸從後至、以身翼蔽、呼曰、卿等且待、當為裹創、乃裹創俱鬪、殺八九人、餘皆逃去、金丸聞之、直至其家、謂曰、我無子、欲養勇士為嗣、而未得其人、今聞子勇名、必欲養之、而無媒人可託、故自來請子、子幸體吾意、勿拒吾言、武庸許諾、精義錄、義臣傳所載亦大同小異、今不悉註、及金丸致仕、嚴二百石為馬廼、赤穗分限牒、義人錄、居江戶、赤穗分限牒及難作舉、邸惶駭、不知所為、武庸與奧田重盛、高田郡兵衛、潛謀復仇、而邸中莫能應、迺俱馳至赤穗、見良雄、請守城、良雄曰、大學君諭令去城、我不敢違命、三人曰、大讐未死、奈何棄城、幕府若無後命、寧餓死於城耳、今舉我畏死、徒受人使令、不可謂國有人矣、良雄曰、固

也然我既許人決不變約三人乃與諸人議守城皆不
從既而良雄諭之曰捐軀報國何必今日宜為後圖三
人乃悟尋還江戶居頃之三人憤良雄持重屢遺書促
之言甚激切良雄每諭止之武庸等不服然眾皆從良
雄議武庸廼謂重盛曰大石氏之議與我異者僅舉事
之緩速耳今姑屈意從之而忍於不可忍之日亦豈非
勇乎乃止武庸筆記寺變名姓曰長江長左衛門坂信行筆記
武庸素與細井知慎親善至是具告其計二老略傳又錄良
雄等書牘以贈知慎細井知文武庸筆記跋良雄既至江戶將舉
事作具名書有君父讐弗共戴天之語武庸密問知慎

曰黥竄經文無乃不可乎知慎曰臨文不必拘泥一日
良雄與眾會武庸舍知慎亦來訪袖雞子以贈武庸與
眾破之曰吾獲讐人亦如是卯矣明夜遂復讐赴泉岳
寺路過知慎家叩門謂之曰仇既報矣言訖而去初知
慎聞武庸等有事不成縱火之約夜屢登屋望之終宵
不寐二人之以氣義相許如此二老略傳○續崎人死傳為大高忠雄事誤
時年三十四義人錄遺言贈臂鎧於知慎武庸嘗與知慎
俱學劍於堀内正春二老略傳正春名據精義錄正春所謂劍客四
傑之一也笠澤筆塵金丸亦嘗從正春學劍繇此與武庸善
遂子養之二老略傳而武庸言語書法皆類金丸人以爲奇

堀内言 同盟之士出於正春門者九七人、武庸尤著。二

略傳○重勝聞書曰、武庸從弟佐藤條右衛門有膽氣、嘗遊長崎、單身縛三盜、方衆罷、讐扶金丸至仇家門外。

間光延 子光興 光風

間光延稱喜兵衛、其先出自近江蒲生氏、父左兵衛殺

人避仇赤穗、淺野長直召之授祿。深祕篋底錄、左兵衛據精義錄、光延

為人謹慎寡默。堀内重勝聞書事長矩為馬廻、食百石。赤穗分限牒

衆謀復仇、光延與原元辰堀部金丸俱以老成見倚賴、

報讐錄變名為醫、稱杜莊喜齋。寺坂信行筆記及嚴仇家、子光興

獲義典、尋在細川氏邸、衆日相聚談話、光延獨無所言、

堀内重勝。細川氏家臣謂衆曰、諸君鼓勇罷讐、其志一也、而

讐落間君令郎之手、得非間君忠厚之報乎、衆咸曰、誠

然、光延微笑而已、及賜死、賊和歌贈重勝曰、久佐麻久

羅、無須婦加利禰能、由免佐免天、騰古與仁加閉流、波

流能阿計保能。重勝聞書時年六十九。義人錄子光興、光風

光興稱十次郎、從父嚴吉良氏、揮槍鏃、義典應手而仆、

竟斬其首。義士書簡光興與細井知慎友善、遺言贈鐵帽。二

略傳○光興蓋學劍於堀内氏者也。死時年二十六。義人錄

光風稱新六、嘗獲罪去國、後請良雄預盟、從父兄死節、

時年二十四。義人錄、報讐錄○義臣傳曰、光風嘗為里村津右衛門所子養、尋失其驢、亡命江戶、

未知是否、里村見亦惠分限牒。

間瀨正明子正辰

間瀨正明稱久大夫小野寺秀和從弟也事長矩為大

目付食二百石參取赤穂分限牒義人錄秀和書簡及國滅隱於醫稱三

搗淨貞良雄既至江戶參密議者惟兼亮元辰秀和三

人而正明時或預焉寺坂信行筆記後在細川氏第得疾至賜

死之日而愈乃欣然就死時年六十三堀内重勝聞書子正辰

正辰稱孫九郎隨父在江戶稱三搗小一郎同死節時

年二十三參取寺坂信行筆記義人錄

奧田重盛子行高

奧田重盛諸書或作董盛稱孫大夫或作兵左衛門事和泉守内藤忠

勝忠勝姊適淺野長友重盛從焉寺坂信行筆記延寶八年忠

勝以私忿殺信濃守永井尚長賜死國除續藩翰譜重盛遂

留事長矩為馬廻兼武具奉行食百五十石居江戶赤穂

分限牒學擊劍於堀内正春精義錄演義盟傳與堀部武庸高田

郡兵衛友善長矩之死三人俱赴赤穂議守城不合乃

還江戶一日與武庸拜長矩墓曰臣等必斬仇頭以獻

歸路過安井彦右衛門議復仇安井曰卿等言是也然

自先君而言之存先祀與斬仇頭與必以先祀為重嚮

柳澤侯有命大學但當慎默待命必有特恩則吾輩亦

當待恩命耳重盛等曰先君果重先祀必不手刃仇人

清八後冒仁尾氏仕阿波食

寧斷先祀必斬仇人是先君之志也安井曰是也然仇

家防備極嚴宜徐圖之重盛等悅而還安井謂人曰彼

欲復仇則復何待他人重盛等聞之怒曰腐夫不足與

謀遂與之絕武庸筆記變名姓曰西村清右衛門寺坂信行筆記無

幾高田背盟武庸筆記而衆之舉事重盛武庸功謀頗多死

時年五十七報讐錄子行高

行高稱貞右衛門本姓近松氏行重弟也重盛養為嗣

行高頗知醫從父在江戶為醫自晦稱西村丹下同死

節時年二十六年據義人錄子清八後冒仁尾氏仕阿波食

二百五十石寺坂信行筆記○義人錄清八作清十郎

